

11

四年一度亚洲杯
明晨启幕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民演艺微信公众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 343 期 | 2019 年 1 月 5 日 / 星期六 本版编辑 / 谢 炯 视觉设计 / 戚黎明 编辑邮箱: xmwzb@xmwb.com.cn

感叹霓虹璀璨
赞颂街灯坚守

短篇报告文学集《上海报告》记录普通人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 40 年间有大事件,也有小人物,小人物有时是大英雄。

昨天,在上海作协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报告》发布座谈会”上,《上海报告》创作队伍代表们回忆了这次创作过程,下工地、入社区,到科研试验现场,寻访亲历者和知情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践行“四个讴歌”的实践,从普通人的角度,用饱含热情的笔触记录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原来,点亮上海的,除了璀璨的霓虹,更有千万盏坚守着的街灯……

温情 地铁里的接力棒

“我应该算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作家君天出生于 1978 年,他小时候家住在浦东的摆渡口,每天看到很多人推着自行车来往,眼看着黄浦江上的大桥建起,改善了交通。小学的时候,他也挤过公交,到了站点,硬是挤不下来……“所以,我选了交通,写了上海地铁,地铁是真正改变上海人生活的一个建设。”

不过,采访的过程并不顺利,他曾想采访司机、乘务、司旗、安检人员……但无一例外都婉拒了他。他们的回答都惊人的相似,“我们是整个地铁的一小部分。”经过走访,君天才明白,“地铁运营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并不只是司机、调度、维修人员……而是所有各个部门的统筹、集体团队运作的产物,上海地铁才能做成全国最棒的地铁。”

当然,地铁的团队合作,绝不是冷冰冰的机械流水。在实地走访中,君天看到十号线沿线上有一所盲童学校,一个小女孩从无锡来到上海,到这所学校上学。第一次来上海时,是她妈妈带她来的,但是妈妈为了让女孩能够独立生活,所以跟在她后面,既不帮忙也不指点,让她一个人自己走。当地铁工作人员看到女孩的无助时,立刻伸出援手,工作人员告诉女孩的妈妈,“你放心,让她安心地坐地铁,十号线的每一个站点都会有人来接待她。”

建议 城市应该更方便

事实上,《上海报告》40 个选题中的 40 位创作者和君天一样,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发现他们的闪光点,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

譬如朱蕊深入到居委会,“他们可以帮助新疆支边回来的夫妻,找到工作,解决住房;协调下岗人员到附近的超市工作……像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很多。”可是居委干部他们自己的工作条件却并不好,在一间小小办公室里,冬天也没有开空调,喝水用纸杯。但他们依然为居民的各种困难奔走。

作家马尚龙在江南造船厂开了眼界,他看到了世界上先进的造船技术,既能造万吨级的军舰,也能造民用船舶。“在有些造船技术上,我们甚至解决了美国人都没解决的问题。希望作家们可以为江南造船厂量身定制写一本书。”

张重光为了挖掘特奥会的故事,去了智障学校和老师与同学交流,他感觉这样的题材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他觉得城市应该让残疾人更方便进出一些。

讴歌 故事可以拍电影

昨天的会上,大家还记得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时候,上海的一张报纸在头版头条记录了一位老太太买菜的账,在账本里,反映出生活的变化,看出改革开放在民众生活中的一个反映。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为松说,“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这‘四个讴歌’是我们文学创作的大方向,但如果我们

从一个小角度来挖掘,可能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可能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细节,它所折射出来的,往往也是整个大时代的变化。”

上个月,在文学影视创作峰会上,《上海报告》三位作家在会上做了一些内容介绍,当场就有一些影视公司表示很感兴趣,在凡人小事当中反映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这类题材观众是会喜欢看的。

本报记者 吴翔

风吹音符过山野
留下欢乐和忧伤

纪录电影《四个春天》温暖诗意拙朴诚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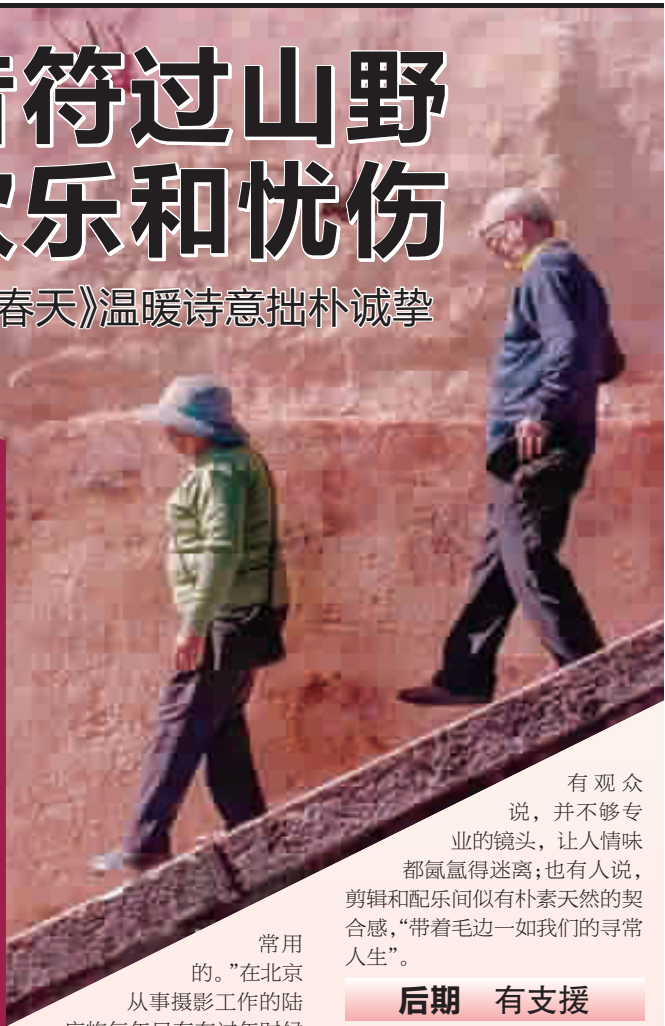
想象中,一对贵州山区的老夫妇的退休生活该如何的模样? 纪录电影《四个春天》(见图)里,老父亲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拉小提琴、手风琴、吹笛子、拉二胡,信手拈来;老母亲吃饭、缝补、腌菜,都会哼唱起动人的歌,风吹过这些音符,在山野间留下欢乐和忧伤;老人还自己搭蜂箱、学着发微信、剪辑小视频。想象中,连续四年拍摄,将镜头深入黔南地区的日常生活,劳作、歌唱、出游、探亲、丧葬、欢聚离别,用无数客观而意外的细节,拼凑出一幅充满诗意的人间图景,又需要几多花费?此前有报道称,导演陆庆屹拍摄自己的家庭故事,所花费成本仅仅 1500 元。

台前幕后

昨天,纪录电影《四个春天》全国上映,导演到访上海,他特意回答本报记者说:“一千五,那是一个三脚架的钱,是最初的成本。真的做成片子,肯定不够。我还买了两千多元书,学剪辑,也还有一些其他花费,大概几万总是要的。”即便如此,这也是一部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纪录电影,它缘何能够打动那么多观众,也打动那么多电影人,几乎义务地为它付出、奔走、呼喊?

拙朴 却动人

“尼康 D800 贯穿了整个拍摄。我要买的只是一个三脚架,纯粹为这个片子做的投资,1500 元。时间上的花费就不好统计了。不过,的确始终没有换过机器,镜头也是自己



有观众说,并不够专业的镜头,让人情味都氤氲得迷离;也有人说,剪辑和配乐间似有朴素天然的契合感,“带着毛边一如我们的寻常人生”。

后期 有支援

能够剪辑出这样带着毛边的人生,自然要归功于导演辛苦积累下的 250 个小时拍摄素材,也要归因于他独自一人埋头半年,以每天十余小时的工作量面对这海量素材,但更得益于《四个春天》在后期进行中得到的众多专业人士的帮助。“不管是专业的剪辑还是专业的录音师,特别高兴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王红卫老师作为这个片子的艺术顾问,也参与到这个片子的后期制作里来。”陆庆屹这样说。

如今跟他并列署名“剪辑”的是周肖林,是张艺谋《影》的主剪辑,她带着两个助理帮助陆庆屹完成了剪辑,“他们是跟着我的情绪和逻辑在走,真的很感激。”

声音的处理同样复杂,因为之前是拿相机拍摄的,要做到影院的 5.1 声道非常困难,声音总监孙艾琳埋头同期修音,一条条修了两个多月。

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四个春天》终于与观众见面了。虽然也报名参加了一些电影节,但陆庆屹更看重普通观众的反应:“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有一个人受到这个片子的感染,拿起手机、摄像机多拍自己的家人,多拍自己身边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这是我非常真切的一个愿望。”

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昨天影厅里有人默默拭泪,有观众说:“生活没有起承转合,有的只是每个人都会去经历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看完后我也想回家拥抱我的家人,珍惜这份平凡而真挚的美好。” 首席记者 孙佳音